**孤独是思考的开始**

在本书里，我一直说着一件事：这个社会要有一个从群众里走出去的孤独者，他才会比较有思考性，因为他走出去，可以回看群众的状态；如果他在群众当中，便没办法自觉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当我在群众中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思考。所以孤独是思考的开始，可是我们为什么不让自己孤独？就像大陆朋友所說，“不要做前面几个，也不要做后面几个”。在群众里面，我们会很安全；跟大多数人一样，就不会被发现。

大凡思考者都是孤独的，非常非常非常孤独。例如庄子，他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往來，不与人來往。他从人群里面出走，再回看人间的现象，所以他会思考：爬在烂泥裡的乌龟比较快乐，还是被宰杀后供奉在黄金盒子里的乌龟快乐？（是走出人群的人快乐，还是努力追求名利做官的人快乐？）他在思考，也在悲悯着这些汲汲管营的人。

庄子其实讲得很清楚，他愿意做在烂泥巴里爬來爬去活活泼泼的乌龟，因为那是他真正的自己，而不是用黄金装起來供奉在皇宫。别人觉得那意谓高贵，却与他无关，被供奉表示已经没有生命，已经不是活着的了。庄子宁愿活着，以他自己的状态活着，即使别人觉得活着很穷困、很卑微，在烂泥巴里爬來爬去，却是他真实活着的状态。

这则寓言所阐述的，正是一个真正好的哲学家，应具备的缜密思维，也教给其民族了不起的人性之传承与发扬。

但今天，我们看不到像庄子一样的孤独思考者，也看不到他在另一则寓言裡說的“大而无用”的人。我们都好希望自己是个有用的人，如果比喻成树，就是希望自己能被拿去盖房子、造船，庄子却說：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”他提醒我们說，你可不可以扮演无用的部分百分之零点一？先回來做自己，然后你对社会的“有用”才有意义。如果你自己都不是自己了，只是被社会机器利用，没有思考能力的角色，对社会的贡献只是“小用”。

庄子长期以來保持一个高度，是一个独立思考的人，他几乎从未成为文化的主流，大概只有在魏晋时候昌盛一点，其重要性亦不如儒家。可是他追求个人的解放、追求个人的自由、追求个人在孤独里的自我觉醒，都是非常重要的思维。

选自蒋勋《孤独六讲》